

日语教学研究论文集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选编

日语教学研究论文集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选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年·北京

日语教学研究论文集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选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9017·1536

1987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27千

印数 1,900册 印张 21 3/4

定价：3.45元

序

刘振瀛

这册文集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问世了。这是我会广大会员几年来在日语教学与研究方面取得的可喜成果，是很值得庆贺的事。文集的出版，也是我国日语界的一次创举，它标志着我国日语教学蓬勃发展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高等院校的日语教学，解放前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形成为一门学科得到发展，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更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形势。因此，我国从事日语教学的队伍，是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小变大的过程的。目前我国有几十所高等院校设有日语系科，拥有近千名的专业师资队伍。三十多年来，先后培养了大量日语人材，为加强中日友好，促进文化技术交流，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今后，随着我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日语师资队伍必将更加壮大，我国对日本语言、文化各方面的研究，也将取得更多的成果。瞻望未来，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前景正在等待着我们。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两国在文字、语言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也要看到中日两国的社会及文化传统，具有很大的差异；彼此的语言体系和结构，迥然不同。如何掌握这些相异的特点，使语言这座桥梁架设得更加美好和完善，仍是我国日语教学与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种语言规律的探索以及对其特点认识的不断深化，固然有待于本民族的语言学者的努力；同时其他民族经过学习、掌握这种语言的过程，从侧面提出某些见解，又往往你会发现一些为本族语言学者所忽略的、或原不以为是问题的语言现象。特别是考虑到汉语、汉字与日语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我国的日语教学与研究也将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加深对日本语言特点的认识。当然，由于我国日语学科建立的时日较浅，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努力。

我会选择的这册文集，正是在瞻望这种前景上，迈出的一步。敬希广大读者、我会会员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以匡不逮，从而鞭策我们前进。

目 录

序.....	刘振瀛	(1)
日语汉字音读源流初探.....	哈尔滨师范大学日语教研室编写	(1)
日语语音中的两个问题.....	白继宗	(18)
中国人学习者によく見られる発音上の誤りとその矯正方法.....	刘淑媛	(24)
日语的拟声词和拟态词初探.....	金 中	(32)
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外来語の位置.....	沈宇澄	(45)
「一方」という単語の奥深さについて.....	纪太平	(69)
日本战后敬语使用上的动向浅谈.....	丘仕俊	(75)
「新聞が読みたかったのです」のうちけし.....	金荣一	(80)
愿望助动词“たい”与对象格助词“を”“が”.....	王 宏	(87)
论“～スルノヲ”与“～スルコトヲ”的异同.....	凌大波	(95)
格助词に和而的差异.....	张纪得	(108)
中国人学习者によく見られる誤用例——格助詞，係助詞「も」， 接続助詞「て」などを中心に.....	顾海根	(116)
日语句节在句法学中的地位.....	刘耀武	(129)
「うちけしのたずねる文」から「働きかける文」への移行について.....	于日平	(137)
日本語動詞の「ル」形と「タ」形に関する構文的意味.....	张大诚	(153)
试论文体的统一性.....	苏德昌	(167)
日谚汉译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贺明真	(177)
日汉语代词的对比与翻译.....	孙 群	(181)
中日両国語の比較——次動詞「被」beiを使う受動文と意 味上の受動文をめぐって.....	潘金生	(191)
「受身文」の日中対照における一考察.....	刘 颖	(202)
「の」と「的」の対応について.....	王海清	(211)
日中両国語の助数詞.....	张麟声	(225)

对中日两国语量词／助数词使用能力的调查和分析.....	李进守	(236)
从汉语存现句和日语が型句说到汉语的主语问题.....	刘和民	(243)
浅谈日语与汉语中授受动词的对应关系.....	徐昌华	(249)
试谈外语教学传统法与听说法的结合.....	王庆民	(258)
试论基础阶段日语教学的基本原则.....	李玉贤	(265)
谈谈基础阶段的外语教学.....	杨德润	(275)
基础日语教学法的探讨.....	于吟梅	(282)
日本語初級教育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について.....	吴鲁鄂	(290)
基礎段階の授業法について.....	邵玉英	(297)
基础阶段一年级综合日语课教学方法初探.....	崔向红	(305)
三年级精读课教学的体会.....	金焕玑	(316)
泛読授業による読む能力の養成.....	洪栖川	(321)
文法教育への一提言.....	董德林	(332)
编后记.....	评选小组	(337)

x

日语汉字音读源流初探

哈尔滨师范大学日语教研室编写

一、日语汉字读音与汉语读音的关系

从综合的角度看来，音读词汇量与训读词汇量之比，约为1：1，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如果从广播、演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刊上统计，音读词汇所占比重，要更大一些。笔者曾就カ、サ两行所占比重作过观察，如包括が、ザ两行在内，要占整个音读词汇量的二分之一强。

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说，如果认识音读对应规律，就能从共性上解决一半词汇的读音；而摸索出カ、サ两行的汉字读音规律，便可解决四分之一词汇的读音问题。当然，这只不过是谈到学习上狭隘的实用一方面而已！

日语与汉语尽管语系不同，但是日语的借词却与汉语（包括普通话与方言）有着规律性的对应。王力同志说得好：“外语中的汉语借词是重建汉语古代读音的重要材料。主要是日本、朝鲜、越南所保留下来的汉字读音。……汉字读音在外语借词中是比较稳固的，但是由于每一种语言都是它自己的语音体系，汉字作为借词不能不受它的语音体系所制约，以致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之间的汉字读音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我们必须拿它们和汉语方言结合着比较，然后于汉语语音史所下的结论才是可靠的。”^①

如从语音史的角度来说，通过这两种语言现代的某一平面，或历史上某一平面的对应关系的静态研究，对日汉两种语言的进化系统、胚胎发生以至形态结构的探索，是十分有用的。从日语看来，如母音的连音，唇音的退化，“音便”的形成，入声的模拟，惯用音的建立，日本学者也有文献上的记载。^②从汉语来说，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形式的探索，对考证古音、方言，对推敲入声字、纯韵字（指零声母），对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娘日归泥，喻母归匣，以至音节结构、韵母结构的比较，也都有论点存在。

人们懂得：我国语言学家根据“切韵”的语音系统，可以上推古音，下推今音，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的语音系统基本上可以从切韵系统上得到解释。可以设想：正是在六朝、隋唐时相继传入日本的吴音、汉音，通过探索这些对应关系的源流，必有助于用历史比较法为汉语史研究找出新根据，为汉字读音发现新规律。

当然，只凭两种声韵母的排列组合这一横断面的静止的形态上的结构对应方法，去

① 王力：《汉语史稿》P. 22

② 桥本进吉：《国語音韻の研究》P. 100

探索日汉读音的对应问题，是不够的。这毕竟是方法之一。那些公认为是属于“例外”的字音，本文坚持“语音演变是规则化的，除非有特殊障碍，很少例外，即使有例外，也必有个缘故”^①的看法，认为从音、形、义的复杂关系的角度，找出这种“缘故”是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些被认为是例外的读音，其实乃是“细意收寻，此中自有条理”^②，也可以说是“有例无外，有证待查”。

日语汉字读音，按一般汉和字典的分法，分为吴音、汉音、唐音，还有日本人结合自己母语而摹拟或创造出的所谓“惯用音”。这样，我们把现代汉语和一部分古汉语、汉语方言同日语的常用汉字的音读对应起来；把音韵上的共性和读字上的个性统一起来；把我国六书上的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形声和日语音读所沿用的几种读音途径如“原声读音”、“别字读音”、“入声读音”、“无介读音”、“古音读音”、“方言读音”、“腭化读音”、“纯韵读音”也试图统一起来，搞清对应形式，探索对应源流，这对日汉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学习者、研究者都将是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

本文使用的材料是：日本文部省昭和54年发表的“常用汉字表”；《新华字典》的“汉语拼音音节索引”；王力的“关于中古到现代声韵调发展的一些结论”；罗常培的《中原音韵声类考》的声母比较；周秉钧的韵母比较；桥本进吉的“吴音汉音与汉字音”；诸桥辙次的“吴音汉音比较表”；望月八十吉的“日本汉字音种类及同音字字数表”、“日本汉字音音节全表”；时枝诚记的“字音假名使用表”；文化厅国语研究所的“当用汉字头音末音的分布”；服部四郎的“国际音声字母”等诸表及若干参考书。

近几年来，国内有几篇文章大都是就声母论声母，就韵母论韵母孤立地谈日汉对应的，本文从着眼源流去探索对应的存在形式。这里从“原声读音”、“对应读音”（又可分为“古音读音”、“方言读音”、“无介读音”等几种），“例外读音”的划分作如下探讨。

二、原声读音

这类读音是音读形式最简单的一部分，也是日汉之间差异最小、距离最近的那一部分。最初学日语，说什么“日语容易学，有汉字，发音和汉字差不多”就正是这一部分。如“安”字，汉语读作an，日语读作アン，“秀”字汉语读作xiu，日语读作ショウ。日语的这种音读，可以说是一种“模拟”汉语的仿声音读，如果从源流关系上来说，姑且把这种仿声叫作原声读音。

本文就1945个常用汉字作了统计，有181字是原声音读，占9%强。另一方面从汉语角度，统计了一下《新华字典》，在汉语的410个音节中，有34个音节基本上是原声读音。

① 高名凯：《普通语言学》P.214

② 南开大学：《语言研究论丛》P.1

这34个音节包括汉字690个，占《新华字典》所收汉字的8.5%强。因此，本文认为日语汉字音读中的原声读音所占比重约为8%到9%。

严格说，这原声读音可分为“相似”“近似”两种。如“哀”、“愛”对应为アイ—ai，“刊”、“看”对应为カン—kan，“覽”、“濫”对应为ラン—lan，“因”、“引”对应为イン—yin之例，日语音读和汉语读音所采用的音素相同或大致相同，各音素的排列顺序也相同，只是拼写方式不同。本文把它叫相似原声读音。上例的“刊”、“看”，以汉语来说，a和n相拼，形成an，然后k和an相拼，形成kan；而日语则是k先和a相拼形成ka即カ，然后再和n相拼，形成kan。汉语的kan是一个音节，日语ka则是一个音节，n又是一个音节。又如“因”、“引”，汉语中多一个元音，但拼读时并不明显。本文也把这样读法列入相似原声之例。

第二种可以看作近似原声读音。

如“頭”、“透”对应为トウ—tou，而“桃”、“討”则对应为トウ—tao，后者就是近似原声，两者元音音素只有部分相同，ou、ao中都有o，和日语的ウ(オ)相同，但并不完全相似。

又如“心”、“新”对应为シン—xin，而“身”、“深”对应为シン—shen，这两者辅音音素、元音音素都不完全相同，后者就是近似原声。

这相似原声读音，如就“常用汉字表”(昭和54年第13期国语审议会通过)来对应，可按行列出：

ア行：安アン、案アン、暗アン、以イ、因イン、陰イン、異イ、意イ、医イ、延エン、沿エン、炎エン、欧オウ、恩オン。

カ行：開カイ、該ガイ、刊カン、看カン、堪カン、苦ク、困コン。

サ行：砂サ、三サン、山サン、散サン、秀シュウ、修シュウ、瞬シュン、小ショウ、消ショウ、信シン、数スウ、搜ソウ、孫ソン、損ゾン。

タ行：他タ、打ダ、太タイ、胎タイ、態タイ、代ダイ、炭タン、探タン、彈ダン、天テン、添テン、殿デン、電デン、投トウ。

ナ行：南ナン、難ナン、尿ニョウ、年ネン、念ネン、脳ノウ、惱ノウ。

ハ行：伴バン、板バン、鼻ビ、夫フ、父フ、粉フン、便ベン。

マ行：麻マ、每マイ、妹マイ、慢マン、民ミン、面メン、門モン。

ヤ行：由ユウ、友ユウ、郵ユウ、遊ユウ、優ユウ、憂ユウ、要ヨウ、搖ヨウ、腰ヨウ、曜ヨウ。

ラ行：来ライ、頼ライ、乱ラン、卵ラン、覽ラン、利リ、吏リ、理リ、刺リ、離リ、柳リュウ、流リュウ、留リュウ、了リョウ、料リョウ、療リョウ、林リン、隣リン、臨リン、涙ルイ、類ルイ、恋レン、連レン、練レン、樓ロウ、

漏ロウ、論ロン。

ワ行：湾ワン、腕ワン。

上面这些例字，除少数外，大都是以イ、ン、ウ收尾的，而以キ、ク、チ、ツ收尾，或以ヤ、ユ、ヨ收尾（包括ヤク、 Yun、ユウ、ユク、ユツ、ヨウ、ヨク在内），则很少可列入原声。从汉语看来，以a、ai、an作韵母的音节，其相应的日语对应也多是ア段假名，或ア段假名加イ，ア段假名加ン。以ao、ou收尾的汉语韵母在日语中也以ウ收尾，但北京音除ao、ou外，ang、eng、ing、ong等也对应为ウ。那么区别是否是原声读音，就还要看汉语声母与日语各行的对应了，看四声的源流了。

日语的原音i和汉语的原音i发音大致相似，所以由元音i构成的イ段假名和汉语某些以i为韵母的音节也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此外如零声母的i、in、o也有相似的原声读音。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还应该指出：《新华字典》上这34个音节的所有汉字，有的是日语中所没有的，有的汉字是多音字，在音读时是与其中某一个音相对应。有的则属例外。这例外字，约占8%。至于常用汉字表181个原声读音字，约占常用汉字的九分之一。至于现代汉语一个字的某一读音与日语的某一音读虽然对应，但如果换上另外一个同音异义字，就不对应了，它反映了古汉语声类、韵摄源流的不同。

如：利リ、吏リ、理リ、痢リ、離リ，把li读为り。然而为什么“例”、“礼”、“麗”却读成例レイ、礼レイ、離レイ？这个问题从“切韵”音节表①中可以找到回答，原来在“切韵”的历史年代，前者属于“止摄表”，而后者属于“蟹摄表”，也就是说，日语音读反应了汉语历史上“收声分韵”的区别。

除了原声读音，日汉两语的读音基本相似之外，还有很大量数的汉字借词读音由于两种语言的音节结构的形式、音素排列的不同而产生出对应上的相异。其中如对应读音上介母i的省略；入声收尾音キ、ク、ツ、チ的出现；按汉字的偏旁、部首读音；按秦汉或六朝时代的古音或某一地区的方言读音等等，本文下面拟在剖明几个对应形式的横断面的基础上作几点对应发展上的源流考察。

三、无介读音与腭化读音

在日语说来，汉语的介母i、u在音节里是不存在的，可是就汉语来说j、q、x的形成与存在，就是因为i的介入而出现的。如：家jia→カ，谦qian→ケン，香xiang→コウ，点dian→テン，天tian→テン，年nian→ネン，连lian→レン。又如u的情况，也是这样。贵gui→キ，快kuai→カイ，花hua→カ，歛huan→カン（如用历史假名法快→クワイ→カイ，歛→クワン→カン）②。本文把去掉汉语介母直接对应的读音方法叫无介读音。

① 邵荣芬：《切韵研究》，P. 137

② 望月八十吉：《中国語と日本語》，P. 151

再从对比的角度来说，以an为例，gan与guan即幹、乾、感、肝、敢一组与官、閥、觀、館、慣一组都读为カン，日语音读两者相同，这就说明汉语的介母u没起作用。以ai为例，kai与kuai开、概、凱、楷、槩与会、快、侩两组的音读相同，也说明介母u没起对应作用。应该指出，按历史假名标记，两者在源流上的差异是清楚的，即前者是カン→カン，カイ→カイ，后者是クワン→カン，クワイ→カイ。时枝诚记的《例解国语辞典》把下记的一些字分别排入クワイ、クワン两组，就反映了这一源流的标记。请看下列各字都与介母u有关。

会、噜、膾、猶、檜、繪、回、徊、蛔、迴、卦、挂、結、掛、灰、恢、詼、悔、晦、誨、快、怪、傀、塊、鬼、隗、瑰、魁、懷、壞、乖、恠、漬、穢、穢。

(时枝诚记：《例解国语辞典》942页)

艸、完、浣、莞、官、菅、棺、管、館、奐、喚、換、渙、煥、緩、串、患、環、寰、圜、還、鑊、攢、輶、勸、覲、歛、灌、謹、罐、鑊、鶴、寬、臍、宦、冠、桓、貫、慣、閔、款、餗、盥、卷。

(时枝诚记：《例解国语辞典》943页)

再以eng为例，sheng读为セイ或ショウ，而xing亦读为セイ或ショウ，ing与eng两者相同。这就是说生、升、盛、聖读为セイ或ショウ，省、醒、姓亦读为セイ或ショウ。以ao为例，shao与xiao也是两者相同，介音i不起作用，燒、少、紹一组读为ショウ，而消、硝、肖、小一组亦读为ショウ。

当然，日语音节的横断面有着几支不同的源流，时枝诚记氏把这个ショウ的源流区别为セウ梢、逍、稍、硝、誦；ショウ升、昇、椪、陞、松；セフ妾、接、霎、捷、婕三类，本文就“常用汉字表”把ショウ的源流分成セウ、シャウ、ショウ、セフ四类。采取这样分法的依据是：除涉shé、捷jie属于フ入声的对应外，凡以ao或iao为韵母的读为セウ，如：小、少、抄、肖、招、昭、宵、笑、紹、燒、焦、礁、硝、照、礁、召、憔；凡以ang、iang为韵母的读为シャウ，如：匠、床、尚、将、症、祥、商、唱、章、掌、晶、標、象、償、彰、障、賞、傷(症、晶字例外)；凡以eng、ong为韵母的读为ショウ。

下面再看撮口呼的一些字。

以an与üan比较，也有同样的情况。an的煙、炎、延、沿、演一组与yuan的冤、圜、員、援、縁，都读为エン，这说明介音ü没起作用。再以eng与ong比较，影、營、映一组与永、泳、咏一组都读为エイ，介音ü未起作用。介母ü和介母u的源流一样，这エン有エン与キン之别。这ヰ反映了介母ü。反映介母u,ü的ヰ、ヰ历史假名法，今天虽然标记已不使用，它却说明日语在音韵变化中唇音退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如日语中语尾的ハ行音同ワ行音一样发音，就是因为圆唇现象减少，ヰ行音形成了ヰ音，近世读音

クワ、グワ音形成カ、ガ音，以及认为由オ、ヲ是由wo转为o的都是因唇的运动减退所致，而这一变化从古代到近世，一直按同一方向进行的①。

至于常用汉字表中日语读音为シェン、ジエン的字有几个，如“春”chūn、“循”xún，这个u不是介母，不应列入无介读音。同样情况的字还有俊、瞬、巡、盾、准、殉、纯、顺、准、润、遵等字。

再谈腭化读音问题。

一般理解为因受元音而起的同化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腭化作用。腭化作用是许多语言共有的现象。如寄キ、企キ、斤キン、均キン、見ケン、牽ケン、兼ケン、謙ケン等字中古音和近世北京音的读音比较，中古音与日语音读音的比较，日语音读与我国某些地区方言的比较，在这几个比较之中，我们可看到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整齐的对应现象。

另一方面，复元音化作用、辅音的异化作用等日汉对应现象，也引人注目。如家カ、霞カ、袈カ、下カ等字中古汉语音和近世北京音的比较，馬バ、メ、マ，米ベイ、マイ，玫バイ、メ、マイ等字中古汉语音和近世温州音的比较，这类读音的日音、古音、方言三者的比较，也能看到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为整齐的对应现象。在日语音读、古音残存、方言保留之间，腭化现象等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和这一腭化现象不可分割的是j、q、x这一声母的出现，这一套声母有见、精两个来源分入カ、サ两行的问题。这就是“团音正考”(1743)中所说的“试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者属尖。”请见下表各例字：

例字	今 音	古母	日 音	例字	今 音	古母	日 音
江	jiang	见母	コウ	将	jiang	精母	ショウ
香	xiang	晓母	コウ	詳	xiang	邪母	ショウ
项	xiang	匣母	コウ	相	xiang	心母	ショウ
巧	qiao	溪母	コウ	悄	qiao	清母	ショウ

上面两组字，它们的汉语音值相同，但日语音值各异，这两组字反映出一个声母演变即腭化问题。原来j、q、x声母中包括g、k、h，及zh、ch、sh两组成分。在古汉语的等韵图上，江、香、项、巧属见母系统，将、詳、相、悄属精母系统。就日语的对应来说，见母系统入カ行，精母系统入サ行，在这里，前几个字对应为コウ，后几个字对应为ショウ。这里コウ是来源于カウ→コウ，ショウ是来源于セウ→ショウ，这两组字的介母i在韵母中的分合，与北京音的四呼完整并不完全对应。如见母jiang→カ + ウ这介母i就未起对应作用，而精母的jiang→セ + ウ，介母i则有拗音ヨ对应的反映。

① 桥本进吉：《国語音韻の研究》P. 100

日语中的这种无介读音、腭化读音相当普遍，是否应理解为汉语腭化了，日语还反映见母中古汉语的牙喉音（见、溪、群、疑、晓、匣），与地处东南的闽、粤、客家等方言有对应关系？这介母在韵母中分合即四呼不全或韵母转呼的现象在日语对应的读音中能看到某些反映。

汉语韵母中存在着一种复元音与单元音相互转化的现象。有复元音转化为单元音的，也有由单元音转化为复元音的。前者如吴方言最为全面，后者在i、u、ü转为复元音方面粤闽语较为突出，这是人所共知的。以“家”字为例。现代汉语读为jia，古汉语读为ka，日语读为カ。以“下”为例，现代汉语读为xia，日语读为カ、ゲ，在日汉对应关系上，日语的音值成分里i并未起明显的对应作用。看下列各词，去掉介母i、u，按对应规律可还原成日语相应的音值。如：

カ行“闊”guan为カ + シン→カン

カ行“会”hui为カ + イ→カイ

ガ行“牛”niu为ガ + ユウ→ギュウ

カ行“下”xia为カ + ア→カ

ザ行“邪”xie为ザ + ャ→ジャ

サ行“切”qie为サ + エツ→セツ

（按エツ为入声字收尾音月部字的对应）

这说明介母i在日语中由复元音对应成为单元音了。介母i未起应有的对应作用。这是处理无介读音、腭化读音对应时应该注意的。

（注：与汉语韵母相对应的日语“韵母系统”反映了汉语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有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在入声的声调中，韵母有不同的变体，如キ、ク、ツ、チ、フ的标记，这日语韵母不同搭配上的变体，颇类似福州方言。）

汉语北京音念单元音的转化为复元音这一异化现象，在日语中可找到对应。这一点颇类似粤闽方言中i转为复元音的现象。如：

計ji→カ + エイ→ケイ（切韵蟹摄）

啓qi→カ + エイ→ケイ（切韵蟹摄）

溪xi + カ + エイ→ケイ（切韵蟹摄）

紀ji→カ + イ→キ（切韵止摄）

起qi→カ + イ→キ（切韵止摄）

喜xi→カ + イ→キ（切韵止摄）

i→エイ，即由i转为ei的现象，从历史源流上反映了切韵韵母结构、日语韵母对应、粤闽方言韵母对应的一致。

同一规律适用在入声收尾上，如：

撃ji→ガ+エキ→ゲキ(切韵梗摄见母入)
 激ji→ガ+エキ→ゲキ(切韵梗摄见母入)
 積ji→サ+エキ→セキ(切韵梗摄精母入)
 翡ji→サ+エキ→セキ(切韵梗摄精母入)
 吉ji→カ+イツ→キツ(切韵臻摄见母入)
 疾ji→サ+イツ→シツ(切韵臻摄从母入)
 即ji→サ+オク→ソク(切韵曾摄精母入)
 极ji→カ+ヨク→キヨク(切韵曾摄见母入)
 集ji→サ+ユウ(シフ)→シュウ(切韵深摄从母入)
 輜ji→サ+ユウ(シフ)→シュウ(切韵深摄清母入)
 及ji→カ+ユウ(キフ)→キユウ(切韵深摄群母入)
 急ji→カ+ユウ(キフ)→キユウ(切韵深摄见母入)

综上所述，汉语的介母i(韵头)反映在日语对应上存在着无介读音或四呼不全的现象，i作韵腹时，有转化为复元音的现象，如切韵蟹摄的エイ，以及其他各摄入声字エキ、イツ、オク、ヨク、ユウ之类。我们熟习了这些，对理解语音理论，处理实际对应是有用处的。

四、入声读音

这在日汉读音对应源流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望月八十吉氏统计：日本汉字音的种类及同音字数中与キ、ク、チ、ツ四个假名有关的数字是^①

		字数	种类	字数%	种类%
キ	当用汉字	42	11	2.1	3.8
	角川索引	239	15	2.0	4.3
ク	当用	139	31	6.9	10.7
	角川	715	35	6.1	10.0
チ	当用	7	5	0.3	1.7
	角川	65	27	0.6	7.7
ツ	当用	99	38	4.9	13.1
	角川	661	47	5.6	13.5

这就是说，不包括フ入声在内，有1680个字，有124类与入声字有对应关系。如从日语音节收尾的形式来看，以イ、ン、ウ收尾的一类，以ヤ、ュ、ヨ(包括带ク、ン、ウ、ツ)收尾的一类，而以キ、ク、チ、ツ收尾的乃是三大类别之一。在汉语来说也有以元

^① 望月八十吉：『中国語と日本語』P.151

音收尾，以鼻辅音收尾，以塞辅音收尾的阳阴入三韵之别。入声，本文在这里所指系反映韵母结构的入声韵在日语上的对应。

我国学者从切韵系统的代表作“广韵”中明确了有34个人声韵，其中13个收t韵尾，12个收k韵尾，9个收p韵尾。闭克朝同志在其近著“入声”一书中指出：能证明这一点的“最主要的是方言材料”，又说“日语的汉语借词读音也能证明这一点”^①，然而日语的证据究竟是如何情况呢？本文仍用原例字，如广韵“緝”等9个收p尾韵里的字，广州话一般仍读p韵尾，日语则将“合”字读为ゴ+フ→ゴウ反映了フ入声，“帖”字读为デ+フ→ジョウ，或テ+フ→チョウ，反映了p尾韵。又如“盾”等13个收t尾韵里的字。“質”字读为サ+イツ→シツ，“月”字读为ガ+アツ→ガツ或ガ+エツ→ゲツ，ツ反映了t尾韵。“药”等12个收k尾韵的字，如“作”字读为サ+アク→サク，“錫”字读为サ+ヤク→シャク。这些日语借词也都与广韵的入声韵的韵相符。这就从日语借词的对应上证明方言、借词与切韵系统的一致性。

提起方言、古音、入声字的对应，有人总以为它距离实用价值较远，这是不对的，在普通话里，汉语史的演变已形成三分之一以上归阳平，一半以上归去声，两者占六分之五，剩下的少数归阴平和声。按胡裕树同志的办法“先记住这少数一些字，再记阳平字，把其余的入声字都读成去上声，就可以掌握古入声字在普通话里的读音”，极少数的鼻音声母、边音声母、零声母阳入声字，作为例外字处理也就行了。（可参看《古汉语纲要》“古入声字变换表”。）

这样，在弄清这些前提之后，就可以理解“古入声字的普通话读音表了”。重要的问题是：从这汉语的调类、调值，去掌握汉字音读，就不必一个个死记，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本文就近刊邵荣芬同志著《切韵研究》中第七章宋濂跋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音节每摄各取二三例字，观察了古入声字与现代汉语、现代日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韵摄	平 (上去)	日	汉	入	日	汉
通摄 eng	翁 同	オウ ドウ 汉 惯	wēng tóng	屋 独	オク ドク 汉 吴	wō dú
江摄 ang	江	コウ 汉 吴	Jiang	觉	カク 汉 吴	jué
	双	ソウ 汉 吴	shuāng	朔	サク 汉 吴	shuò
宕摄 ang	阳	ヨウ 汉 吴	yáng	药	ヤク 汉 吴	yuào
	郎	ロウ 汉 吴	láng	落	ラク 汉 吴	luò
梗摄 eng	争	ソウ 汉	zhēng	責	セキ ソク 惯 汉	zé
	彭	ボウ 汉	péng	白	ハク 汉	bó

① 闭克朝：《入声》P.7

续表

韵摄	平 (上去)	日	汉	人	日	汉
曾摄	登	トウ 汉	dēng	德	トク 汉	dé
eng	肯	コウ	kěn	刻	コク 汉	kè
梗摄	精	セイ 汉 ショウ 吴	jīng	積	セキ 汉	jī
ing	經	ケイ 汉 キョウ 吴	jīng	激	ゲキ 惯	jī
臻摄	尊	ソン 汉 吴	zūn	卒	ソツ 汉	zú
en	文	ブン 汉 モン 吴	wén	物	ブツ 汉 モツ 惯	wu
en	民	ミン 吴	mǐn	密	ミツ 惯	mì
山摄	壇	タン 汉 吴	tán	達	タツ 汉 ダチ 吴	da
an	官	カン 汉 吴	guān	括	カツ 汉	kuò
an	元	ゲン 汉 ガン 吴	yuán	月	ゲツ 汉 ガツ 惯	yuè
an	連	レン 汉 吴	lián	列	レツ 汉	liè
an	沿	エン 汉 吴	yàn	悦	エツ 汉	yuè
深摄	金	キン 汉	jīn	急	キュウ 汉	jí
en	林	リン 汉 吴	lín	立	リュウ 汉 リツ 惯	li
en	斟	シン 汉 吴	zhēn	執	シユウ 汉 シツ 惯	zhí
咸摄	藍	ラン 汉	lán	蠟	ロウ 汉 コウ 吴	là
an	合	カン 汉 ガン 惯	hán	合	ゴウ 汉 ガツ 吴	hé
an	監	カン 汉 ケン 吴	jiān	甲	コウ 汉 カン 惯	jiǎ

对上表应加说明如下：

1. 翁→□+オウ→オウ eng ueng
- 屋→□+オク→オク uk (通摄)
- 同→ダ+オウ→ドウ
- 独→ダ+オク→ドク
- 江→カ+オウ→コウ ang (uang)
- 觉→カ+アク→カク uk (江摄)
- 双→サ+オウ→ソウ
- 朔→サ+アク→サク
- 阳→□+ヤウ→ヨウ ang

药→□ + ヤク→ヤク ak (宕摄)

6. 郎→ラ + オウ→ロウ

落→ラ + アク→ラク

7. 争→サ + オウ→ソウ eng (梗摄)

責→サ エキ→セキ
アク→シャク ek

8. 彭→ハ + オウ→ホウ

白→ハ + アク→ハク

9. 登←タ + オウ→トウ (曾摄)

徳→タ + オク→トク

10. 肯→カ + オウ→コウ

刻→カ + オク→コク

注⑤“肯”读为コウ，而不读为コン，正是由于它的韵母是eng，而不是en。这是由切韵的音节表，它是被排在曾摄“登一开”上声与“崩”、“等”在一起的，因此，诸桥辙治著《新汉和辞典》，把“肯”字的汉语拼音定为kēng是符合音类的历史情况的。

11. 精→サ + エイ→セイ
ヨウ→ショウ ing (梗摄)

積→サ + エキ→セキ iek

12. 経→カ + エイ→ケイ
ヨウ→キョウ

激→カ + エキ→ゲキ

13. 尊→サ + オン→ソン en uen

卒→サ + オツ→ソツ et (臻摄)

14. 文→バ + オン→ブン

マ + オン→モン

物→ハ + ウツ→ブツ

マ + オツ→モツ

15. 民→マ + イン→ミン

密→マ + イツ→ミツ

16. 壇→タ + アン→タン an uan

達→タ + アツ→タツ
ダ + アチ→タチ at (山摄)

17. 官→カ + アン→カン

括→カ + アツ→カツ